

孫犁文集

(补订版)

天津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孫犁文集

(补订版)

8

杂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目 录

第八卷 杂著(二)

耕堂读书随笔(一)/ 3

《朱买臣传》/ 3

《司马相如传》/ 5

《义门读书记》/ 6

《胡适的日记》/ 8

《高长虹传略》/ 10

《文人笔下的文人》/ 12

《船山全书》/ 13

《刘半农研究》/ 15

耕堂读书随笔(二)/ 18

读《后汉书》小引/ 18

读《后汉书卷五十八·桓谭传》/ 20

读《后汉书卷五十八·冯衍传》/ 23

读《后汉书卷七十·班固传》/ 25

读《后汉书卷五十四·马援传》/ 28

- 读《后汉书卷六十六·贾逵传》/ 30
读《后汉书卷七十三·朱穆传》/ 33
买《太平广记》记/ 35
买《朱子语类》记/ 37
读画论记/ 39
读《清代文字狱档》记/ 52
甲戌理书记/ 56
理书续记/ 69
理书三记/ 78
理书四记/ 88
耕堂题跋/ 99

幻华室藏书记序/ 122
我的二十四史/ 123
我的书目书/ 126
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/ 128
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/ 137
我的经部书/ 143
我的史部书/ 147
我的子部书/ 151
我的集部书/ 156
我的丛书零种/ 162
我的“珍贵二等”/ 166
暑期读书漫录/ 168

我的读书生活 / 174
野味读书 / 177

《鲁迅、鲁迅的故事》后记 / 180
《写作入门》后记 / 183
《农村速写》后记 / 185
《白洋淀纪事》再版附记 / 187
《津门小集》后记 / 188
旧篇新缀序 / 190
《平原杂志》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/ 191
《文学短论》新版后记 / 193
《白洋淀之曲》后记 / 195
为外文版《风云初记》写的序言 / 197
《白洋淀纪事》重版后记 / 199
《文学短论》增订本后记 / 200
幸存的信件序 / 201
《耕堂杂录》后记 / 203
书淮舟所拟文集目录后 / 204
《读〈被删小记〉之余》读后附记 / 206
序的教训 / 207
旧抄新识小引 / 210
《青春遗响》序 / 211
近作散文的后记 / 215

《秀露集》后记/ 218

《澹定集》后记/ 221

《尺泽集》后记/ 223

《远道集》后记/ 225

《陋巷集》后记/ 227

《无为集》后记/ 229

《曲终集》后记/ 232

芸斋断简/ 233

我读过的中篇小说/ 233

我写过的电影脚本/ 234

删掉的忠告/ 235

裁下的半截信/ 236

关于我的琐谈/ 238

——给铁凝的信

关于写游记的一封信/ 241

关于小说《蒿儿梁》的通信/ 242

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/ 248

与《南开文艺》编辑的谈话/ 256

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/ 260

——给蒙古族作家佳峻的信

我和《文艺周刊》/ 265

和青年作家李贯通的通信/ 268

再致李贯通/ 274

- 风烛庵杂记 / 276
- 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/ 280
- “病句”的纠缠 / 304
- 当代文事小记 / 307
- 文场亲历记摘抄 / 310
- 又一次文过 / 310
- 罪名种种 / 311
- “老说告退,又死盯着文坛” / 312
- 我和青年作家 / 312
- 我与文艺团体 / 315
- 我观文学奖 / 318
- 反嘲笑 / 321
- 作家的文化 / 324
- 关于“读者往来” / 327
- 编辑笔记 / 330
- 编辑笔记(续一) / 337
- 关于编辑和投稿
- 编辑笔记(续二) / 344
- 通讯六要
- 谈校对工作 / 347
- 《文艺增刊》致读者、作者 / 351
- 《文艺增刊》辟栏说明 / 352
- 《文艺评论》改进要点 / 353

祝衡水《农民文学》创刊/ 356
《文艺增刊》更名、缩短刊期启事/ 357
我的致意/ 358

《子夜》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性质/ 360
晋察冀边区村剧团的组织、工作和特点/ 362
检查自己/ 367
二月通信并后记/ 368
——寄给一个没有到会的参议员
《平原杂志》征稿简约/ 373
《平原杂志》征稿启事/ 374
《平原杂志》为组织读者小组启事/ 375
《平原杂志》第一期编辑后记/ 376
《平原杂志》第二期编辑后记/ 377
《平原杂志》第三期编辑后记/ 382
谈乡村文艺工作/ 385
——在蠡县小学教员训练班的讲话
反对美国军事援蒋/ 388
怎样认识美国/ 390
祝冀中文协成立/ 392
向英雄的民兵们致敬/ 394
谈“就地停战”/ 396
欢迎苏联代表团/ 398
两天日记/ 401

对《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》的检讨 / 403

寒假里的阅读 / 406

近刊简述 / 410

要更进一步揭露胡风 / 412

成活的树苗 / 414

《津门书简》题记 / 416

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 / 417

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贺词 / 418

少年鲁迅读本 / 419

第一课 家 / 419

第二课 姥姥家 / 420

第三课 小伙伴 / 421

第四课 私塾 / 422

第五课 图画书 / 423

第六课 童话 / 424

第七课 环境 / 426

第八课 科学知识的重要 / 427

第九课 老师 / 428

第十课 为了拯救祖国 / 430

第十一课 完全解放了我们 / 431

第十二课 格言 / 432

第十三课 他写下少年们的历史 / 433

第十四课 战术 / 433

再版小记 / 434

第八卷

杂著(二)

耕堂读书随笔(一)

《朱买臣传》

《前汉书》卷六十四,《朱买臣传》:

家贫好读书,不治产业,常艾(读刈)薪樵卖以给食,担束薪行且诵书。其妻亦负戴相随,数止买臣毋歌讴(讴)道中,买臣愈益疾歌。妻羞之,求去。买臣笑曰:我年五十当富贵,今已四十余矣,汝苦日久,待我富贵报汝功。妻恚怒曰: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,何能富贵?买臣不能留,即听去。

以上,是夫妻离异之因。其后,买臣独行歌道中,负薪墓间。故妻与夫家俱上冢,见买臣饿寒,呼饭饮之。

以上,说明其妻对买臣仍有情义。其后,上拜买臣为会稽太守,荣归故乡:

会稽闻太守且至,发民除道,县吏并送迎,车百余乘。入吴界,见其故妻、妻夫治道,买臣驻车,呼令后车载其夫

妻到太守舍，置园中给食之。居一月，妻自经死。买臣乞其夫钱令葬。

耕堂曰：此京剧“马前泼水”之故事根据也。此剧演出，使朱买臣之名，家喻户晓，其妻遂亦在群众心目中，成为极不堪之形象。然细思之，此实一冤案也。

夫妻一同劳动，朱买臣干多干少，还是小事。在大街小巷，稠人广众之中，一边挑着柴担，一边吟哦诗书，这不是充洋相吗？好羞臊的妇女人家，哪里受得了？劝告你，不喊叫了也罢，却“愈益疾歌”，这不是成心斗气吗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跟着你，既然饥饿难挨，又当众出丑。且好心相劝，屡教不改，女方提出离异，我看完全是讲道理的，有根据的。而且，以后见朱买臣饥寒，还对他进行帮助，证明这位妇女，很富同情心，慈善心，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。

而朱买臣做官以后的举动，表面看来很宽容，却大有可议之处。羞耻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何况是在封建时代？更何况是一个弱小女子？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，把她和她的丈夫，载在官车上，拉到府中，安置在花园里。这不是优待，确是一种别有用心精神镇压，心理迫害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心情中，她如何能活得下去？所以她终于自经了。

这种叫别人看来，是糊里糊涂死亡的例子，在封建时代，是举不胜举的。

朱买臣后来也没得好下场。他告别人的密，皇帝把那个人杀了。后来也把朱买臣杀了。

1990年11月25日

《司马相如传》

《前汉书》卷五十七，《司马相如传》。

卷六十四，《严助传》：

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。

是时征伐四夷，开置边郡，军旅数发，内改制度，朝廷多事，屡举贤良文学之士。公孙宏起徒步，数年至丞相，开东阁，延贤人，与谋议。……其尤亲幸者：东方朔、枚皋、严助、吾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。相如常称疾避事，朔、皋不根持论，上颇俳优畜之。唯助与寿王见任用，而助最先进。

以上，说明司马相如，进入官场，同伴数人，表现各有不同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。东方朔和枚皋，因“议论委随，不能持正，如树木之无根柢”（颜师古注），而被轻视。严助、吾丘寿王，勇于任事，虽被重用，而后来都被杀、被族。司马相如的表现，却是“常称疾避事”。这是他的特点。

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，汉武帝也不能容他。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，出使巴蜀，任务完成得不错。

又据本传：

后有人上书，言相如使时受金，失官。居岁余，复召为郎。相如口吃，而善著书，常有消渴病，与卓氏婚，饶于财。故其事宦，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。常称疾闲居，不慕官爵。

以上,说明司马相如,既有生理上的缺陷,又有疾病的折磨。家境不错,不像那些穷愁士子,一旦走入官场,便得意忘形,急进起来。另外,他有自知之明,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。像严助等人,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:既有深文之心计,又有口舌之辩才。这两样,他都不行,所以就知难而退,专心著书了。

他也不像一些文人,无能为,不通事务,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。他有生活能力。他能交游,能任朝廷使节,会弹琴,能恋爱,能干个体户,经营饮食业,甘当灶下工。这些,都是很不容易的,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一个典型的、合乎中国历史、中国国情的,非常出色的,百代不衰的大作家!

《前汉书》用了特大的篇幅,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。班固对他评价很高,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。

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。本传称:

而相如已死,家无遗书。问其妻,对曰:长卿未尝有书也。时时著书,人又取去。

耕堂曰:司马相如之为人,虽然不能说,堪作后世楷模。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,个人与时代,文艺与政治,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,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,值得参考的。

1990年11月26日

《义门读书记》

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,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,就是没有买《义门读书记》。也不是没有遇见过。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,

见到一部木版的,但看来书品不佳,且又部头大,就放过了。

近年,已经很少买书,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。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,还是想买一点。傅正谷告诉我,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《义门读书记》。我托人去买,天津却买不到。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,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,才买到了。

书分上、中、下,共三册,是前几年出版的,定价八元,还算便宜。

翻阅一过,知为何焯读书时,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,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,摘抄下来,整理成书的。

都是零碎的考定、评语,毫无统系,谈不上著述。

这类书,我一向没有兴趣。所买的清人王念孙、王鸣盛、钱大昕、赵翼等人的著作,都一直放在那里,没有细读。其实,较之何氏,他们的书,还算是有些统系的。

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,他的这部书,也为考据家所重视。所校《两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尤有名。

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。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。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,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。即使不读正文,钱也不算白花了。

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,读书特别细心用功。他曾选印《四书文》、《历代程墨》,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。全祖望说他,“是以薄海之内,五尺童子皆道之。”这种工作,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,既出名,又有利可图,且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后来,他由拔贡,选送太学,渐渐有了点名声。

人一有了名声,便充满了危险。先是一些要人,开始对他注意,拉拢他,想叫他出于自己的“门下”。如果能坚持淡泊,不去上钩也好。无奈读书人,又羡慕富贵,不耐清苦。他先后依附过

徐乾学、翁叔元、李光地，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。不久，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。这表面光荣，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。

果然：“康熙在热河，有人构谗语上封事。康熙返京，何焯于道旁拜迎，即被收系，驰送狱中，并籍没其邸中书。”他能活下来，已经是万幸了。

耕堂曰：文人与官人，性格多不同。官人与官人之间，矛盾也很多。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，必争论失欢。贵官或被仇家告讦，名士则易成为“东家”的替罪羊。伴皇子读书，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。雍正皇帝上台，何焯幸已早死，不然，确实要够他受的了。

1990年11月30日

《胡适的日记》

因为长期不入市，所以见不到新书。过去的书店，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，现在的出版社，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，自己的出版物，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、封底上。过去商务、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，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。对人对己，都很有利。这一传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。

《胡适的日记》也是宗武送来的。上次他送我一部《知堂书话》，我在书皮上写道：书价昂，当酬谢之。后来也没有实现。这次送书来，我当即拉抽屉找钱。宗武又说：书很便宜，不必，不必。我一看定价，确实不贵，就又把抽屉关上了，实在马虎得很！后来在书皮上写道：书价不昂，又未付款。可笑，可笑。